



# 小区门外的猫

□谭岷江

花猫不见了踪影。好在坝子里躺着一只黑猫，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最开始在这里见到的有点可怜的那只，因为这里曾经一度躺过三只黑猫，都长着金黄闪亮的眼睛，让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黑猫警长”，觉得它们头上似乎戴着一顶帽子。更何况我这人天生有脸盲症，识人尚可算是小学甚至初中文化，识猫却几乎是文盲水平，尤其是同一种颜色同一种体型的猫。我将购买的塑料碗放下，将猫粮倒了进去，那猫便跑了过来，低头吃了起来；我又拿出一只碗，放了两小袋鱼肉，那猫闻到了，马上移了过来，只吃这碗里的美味。

我这时才发现，原来它真是我最初遇到的那只黑猫，因为它有个很特别的记号，背上被别的猫抓伤了一大片，至今仍未长齐毛发。在秋日的阳光下，我打量着它，觉得真是万分惬意。

这时，旁边来了一个婆婆，她看了看我，有点生气地说：“这猫还有点叼嘴呢？你看它，竟然连我给的猫粮不吃，来吃你的。你看，它也不吃你这边倒的猫粮，而是要吃鱼肉哈。”我看了看，原来旁边果然有一些所剩无几的猫粮，便说：“这猫果然是有些叼嘴。”婆婆又有点赌气地说：“下次，我可不想投喂它们了。”我赶紧说：“阿姨，我们人类也要理解猫哈。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吃佳肴，猫爱美味，这是正常不过的选择哈，这充分说明这只猫是只正常的猫。再说，我投喂它们，只是偶尔一时同情心泛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买的猫粮，一个月也不过几十百把块钱，不像您坚持得好，几乎天天都来投喂它们，每个月下来起码要花好几百甚至上千块钱。从这点看来，您比我更爱猫，比我做得好，您老肯定会会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婆婆笑了起来，说：“也真是的，我每次想到这些流浪的猫，我就周身不再疼痛。我就这么想啊，照顾这些流浪猫，我既有事做，不觉得一天到晚无聊，还锻炼了身体。”

我突然对婆婆肃然起敬。从内心深处想，我似乎又找到了一项退休后可以打发富裕时间的业余爱好和锻炼方法，而且是这么地有意义——至少，有了读书、书画、码字、旅行、聊天，再加上偶尔投喂小区流浪猫，我肯定会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不会感到孤独无聊，何况爱猫，还可以让我在退休后去学钓鱼增加一条巨大理由。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周末的下午，秋日的阳光极好，我收到了一笔突如其来的稿费，突然莫名其妙地想到小区外的流浪猫，便决定到超市去买一袋猫粮和一袋专供猫吃的鱼肉。

从小区大门出去约十米，有一个拐角处是一处小小的菜园，菜园旁边有一块平地，最近大半年以来，总是躺卧着晒太阳的流浪猫，有时是一只，最多时却有三只，大多是黑猫，也有可爱的狸花、橘猫和白猫。大多数住户都是有爱心的，他们便在这里给它们投放猫粮，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猫开始到这里来。

路过那里，我没看到一只猫，但旁边停靠的车子下突然钻出来一只白花猫。它长相俊秀，宛如披着一袭镶嵌了条纹的白袍，只是有些步履迟疑；我呼唤着它，它朝我走来，不急不慢，甚至连快递小哥骑摩托车路过，它也不知道躲避，可见它不是视力有问题，便是听力有所退化，极可能是一只年迈的略显残疾的流浪猫。这时，我小学同学的二哥大刘也从小区走了出来，上前呼唤着它，却又摇了摇头；他转头发现我也在唤猫，便问：“这是你家的猫吗？”我摇了摇头，他便说：“它长得真像我家的猫，我还以为是我家跑出来的，但现在看来，肯定不是。”我说，养猫的人都是有爱心的，必定会有福报。他笑了笑，说：“我家两只猫经常打架，打不赢的那只就从阳台上往楼下跑和跳。奇怪的是，它们真像有九条命，从八楼跳下来，虽然摔晕了，却总是大难不死。它们是我一个初中同学送的，原来说是寄养一个月，后来他移居外地了，又说这两只猫每只都买成上千元，就当作礼物送我了。最神奇的是，据说它们在原来的家里很团结，但是到了我家后，就互相打，甚至是往死里打，我怎么劝和教育它们，都没有效果。”我笑了笑，说：“那真是有点奇怪哈。会不会因为主人抛弃了它们，它们受到了伤害，怕再被抛弃，便必须在你家争宠，所以互相仇视呢？”大刘乐了，对我伸出一个大拇指，说：“你这个大作家，分析起来好像还有点道理哈。”

过了二十几分钟，我从超市回来，却发现那只可能残疾的白

## 夜半咳嗽声

□申军燕

睡梦中，突遭一阵咳嗽的侵袭，喉头一紧，一口痰液在口中凝聚。我侧身摸索着卫生纸，想将痰液排出，不料喉头再次发痒，咳嗽接踵而至。连续的咳嗽令我头脑眩晕，身体不由得向前一倾。一声巨响，床头柜随着我的身躯一同翻倒，我也从床上跌落至地面。

手臂先着地，剧痛让我忘记了咳嗽的存在。缓过片刻，喘息之间，我手扶着墙壁，缓缓站起。

打开灯瞅一眼，才意识到手臂在碰到床头柜时划破了皮。

此时，喉头再次发痒，咳嗽再次来临。倒杯热水，慢慢喝，咳嗽略有减轻。

在这寂静的夜里，我坐在沙发上，喝着热水，脑子里却想起了对门邻居的一句，那晚他笑着对我说：“没事了，互相问候一声，免得一个人死在家里臭了。”这句玩笑话，对于在外漂泊的游子，却是最温馨的一句话。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说法过于沉重，然而，独居者在家中离世，往往要到散发出异味时才被察觉，这类事件并不罕见。

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冬季，如果不是我妻子的一个电话，我可能也就那么无声无息地离开了。

我为了谋生，远离故土漂泊千里之外，应酬场合免不了饮酒。那天，与几位同事共进晚餐，我大概喝了一斤半白酒，临别前又饮了两瓶啤酒。

聚餐后，我只记得我骑着电动车，回家了。直到一阵凉意袭来，浑身发冷，酒精在胃中翻腾，仿佛即将冲破束缚，我才意识到自己躺在路边草坪上。

下意识地爬起，头痛得如同裂开。摇摇晃晃向前走了几步，猛然手扶着树干，腰一弓，胃中的珍馐美味便如泥浆般，汹涌而出。

几番折腾后，胃酸上涌。此时，鼻涕如线，眼泪模糊了视线。辣椒的气息刺激神经，使得我全身软弱无力。

吐过之后，头脑稍清醒了一点，我记起了电动车，转身找寻，却再一次倒在了草坪上。

我努力用手臂支撑起身，却发现自己一丝力气也没有。尝试了数次之后，终于选择放弃。就这样，我背靠树干，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手机的振动吓了我一跳。当我回过神时，才发现我手脚麻木、僵硬。

移动着冻僵冰凉的手，接通了电话，是我媳妇打来的。她念叨了我几句。随后，我和她一边视频聊天，一边推着车回住处，倒头就睡。

因饮酒太多，次日整整卧床一上午。

这一上午，没人给我发信息，没接到一个电话。自此，我警告自己，每逢外出聚餐，务必少饮酒。因为我深知，若我一旦不省人

事，我家的重担将无人承担。

我也常叮嘱同事、朋友：“工作之际，安全第一；生活中，善待自己的身体。”

人到中年，孩子尚幼，妻子貌美。若自己有个闪失，房产、车辆，乃至妻子女儿都将落入他人之手。

流落异乡，体面些说，是在外地拼搏事业；直白点说，不过是在外谋生，勉强讨口饭吃。

那年在重庆，我忍受着膀胱如针扎般的痛楚，每隔十几分钟，就不得不冲向厕所。就在这样的煎熬中，我硬撑到了周末才去医院检查，结果为急性病症，需要接受手术治疗。

当我躺上冰冷的手术台，当护士将家属签字知情同意书交到我手中时，当我接过那张纸，看着上面的文字时，虽然这只是小型手术，但纸上的字句仍旧让我感到头皮发麻。

家人、亲戚、朋友，都在甘肃，我感到孤独且无助。我不禁想，如果我进去时生机勃勃，而出来时，变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那该如何是好？一旦签字，医院便不再负责。

我不想让父母担忧，因此决定不打电话给他们。

我通过视频与妻子沟通，告知她我的病情。幸运的是，手术并不需要开刀，只是插入一根细管进行引流。冰凉的药水在我腹部来回穿梭，那种痛楚难以忍受，我终生难忘。

术后，医生建议我至少住院三天，打点滴消炎。但我只开了一周的消炎药，就悄悄地离开了医院，随后，乘坐公交车返回了住处。第二天，我坚持上班，尽管我的工作并不算辛苦。

漂泊在外，实属不易。

这十几年来，历经磨难、饱尝辛酸、遭受打击、承受不公，已经习以为常。每当自己感到委屈时，朋友会安慰说：“他们欺负你是外地人。”而有些人则会狡黠一笑，直言说：“就是欺负你外地人。”外地人，似乎真的成了容易被欺负的对象。

说实话，如果家乡可以提供稳定的生计，谁又愿意背井离乡，独自在外漂泊？

在此，衷心祝愿每一位在外的游子，出门在外，照顾好自己的，珍爱自己。工作时注意安全，气温变化时及时添衣保暖，聚餐时适量饮酒。时刻谨记，你不仅是全家人的依靠，更是自己孩子未来的希望。

(作者系重庆某公司外派务工人员)



能懂的诗

## 斑斓的秋

——记丰盛彩色森林

□阿涓

春天的浅绿  
夏天的深绿，都去了  
哪里？一座座山  
一片片林  
换上了彩色的盛装  
连白鹭的翅膀  
也闪烁着  
迷人的霞光

聒噪的蝉声呢？那些  
焦虑与喧嚣呢  
又去了哪里？枝头挂满果实  
丰收的味道，像某种爱情  
香甜，醉人

在花朵凋谢的时候  
每一片叶  
都红成了花  
红进了赤诚的心，当我写秋  
已经得到了金色诺言  
灿烂的馈赠

秋雨，星星点点地洒  
从山上吹来的风  
带着万紫千红的鸟鸣  
好像有人在低语  
希望和爱，交织在这里

我抚摸着枫树  
这凛冽是那么的坚硬  
好似石头的想法  
除了让风默坐  
就是高声赞美——  
斑斓的秋  
(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

## 王老太的立冬

□李举宪

几个子女南下打工去了  
王老太独自在家  
一早起来打扫院子  
把那些落下的树叶  
扫在一起  
偶尔风一吹，树叶四散  
王老太拿着扫帚去追  
像追一群四散的孩子

王老太年纪大了，耳背得很  
子女们打电话来，听不清  
偶尔顺风听到几个字

立冬了，冬天迈进门槛  
王老太准备了很多柴火  
等待子女们回来，烤着温暖

立冬了，寒冷越来越近  
想逼落树上那些光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